

四度訪美記趣 (上)

李 昌 來

滿頭滿臉熱汗淋漓

我於七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星期天)，在桃園中正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公司班機，啓程來美，一路順風。七四七廣體客機飛行平穩，途中享受一頓豐盛的晚餐和一頓清心爽口的早點，並欣賞一場電影。時間雖然短暫，卻仍然由黃昏到黑夜，再由黑夜到旭日中天，在機中飛行時間總共只有十個小時，逝去的光陰是兩天加一夜，因國際時差關係，我們賺了一天。到達舊金山機場時，機上服務員報告，是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十一時半。下機後走出機橋，一眼看見厚玻璃外面迎賓室內的平兒，及名清文兒夫婦懷抱着僅一歲的女兒唐起如，他們集體來迎接我。

當時一夜未睡，精神萎靡，雙手提着三個大包，既重且笨，在華氏七十度的高溫下，頭上戴頂呢帽，身上穿着一件毛線衣加一件毛線背心，三件頭的西服外面，再套上一件又厚又重純羊毛大衣。金山機場的走道，自停機處到通關室至少有五百公尺之長，一會兒沿踏步上樓，一會又下樓，身上和手中的負荷，好像走一步增重一磅，

因之熱汗直向外冒，內衣濕透後，滲入棉毛內衣褲，於是白襯衫也濕透了，同時滿頭滿臉也熱汗淋漓。隨着人羣一步一步向前移動，早已精疲力竭，最後到達通關室時，四肢已近癱瘓狀態，有氣而無力了。

在轉盤上找到兩隻大皮箱，雇一位黑人請他一一提到驗關處，排隊等候。事實上我本來提不起笨重的箱子，輪到我要打開行李給關員察看時，雖用盡所有體力，也無法提上驗關枱。一不小心，右腳滑動，整個人和箱往地仆倒，兩脚朝天，一隻大箱壓倒身上，使我動彈不得，幸得到同情朋友的協助，爲我支撐，乃走出關門，與親人見面。

時間過得很快，不知不覺，現在已是民國七十三年夏天，算算年月，來美後接受女兒們的奉養，在含飴弄孫樂享天年的環境下，已度過兩年又兩季的時光。

首次留美帶隊深造

來美國訪問，一共四次，每次訪美的任務不同，觀感也各異。民國三十五年秋第一次訪美的

任務，是奉命率領一〇六位將校軍官來美入美國各軍事學校深造，我是領隊，黃宗石是副領隊，黃兄並任駐華盛頓我國大使館陸軍副武官。當時武官是侯騰，另一位副武官是蕭勃(信如)。這批留學生是由國防部留美軍官考試委員會考試選拔出來的。該會主任委員爲王俊將軍，他本職爲軍訓部次長，王將軍後來當選立法委員。我適於該會辦理考試前由英回國，正在候差。先承白崇禧(健生)部長羅致我爲一名隨員，隨同白先生到西北、平津及東北等地，並沿津浦、隴海鐵路沿線，視察部隊，校閱軍容和裝備。是年五月末，王主委又調我至留考會襄辦試務。日與各兵種如步、騎、砲、工、通、輜，機械化的美軍顧問們連絡，聽取他們對甄選和考試意見，並採納王主委的計劃，相互溝通，訂定報名、考試和遣送赴美入學之步驟與辦法。三十五年七月初舉行考試，考試前由主委聘請命題委員。歷史和地理兩科囑我負責命題，我既不學歷史，也不諳地理。推托不准之後，乃以二次大戰期間的史實，作爲題材，於是歷史與地理兩門試題，有了豐富的資料，很快完成任務，而且得到好評。關於英文作文一

科之命題，係於考試該科前半小時，由王主委召集國防部精通英文之高級軍官七八人，在南京砲標辦公室臨時集合，主委將手持的一本厚英文書，當衆隨便翻開，指定在被翻開之頁內出題。在座命題人員，記得有余伯泉、唐君鉅諸位先生，我亦是其中之一。各人在五分鐘內將所命之題，交由王主委決定。結果所選擇的英文作文試題，是一個字“Adventure”（冒險）。這個字是印在那頁書上的，是我擬的，印象很深，直到三十八年後的今日，還記憶猶新。

考畢後，我們揮汗闕卷，很快放榜，共錄取一百二十餘人，分兩批赴美，一批進美國參謀大學的同學，因開學日期迫近，提前搭乘美機飛美。第二批一百零六人於是年八月十三日搭乘美國運輸輪由上海啓碇，由我與宗石兄率領，隨船赴美。舟行很快，沿途未靠岸，於八月二十七日到達舊金山。宗石兄即赴華府武官處報到，處理副武官業務。關於同學入學應辦事務，全由我一人承辦，幸隨身帶來一部打字機，頭幾天，日夜忙著為同學打介紹信，每位同學拿着我的介紹信，去向就學的學校報到。美軍事學校散布各州，有部分同學是我親自送去入學的。同學全體入校後，我以信函與各校連絡，商請校方多予照顧，也趁便詢問同學受訓情形；同時不斷與同學互通音問。他們的膳宿零用經費，統由我支配分寄。當時國防部雖給予我駐聯合國軍事代表團團員名義（團長是何應欽將軍），因我在華府，事務紛繁，不會向何將軍報到。每日不分晝夜工作，不是寫信，就是打字，也常向國防部寫報告及造經費

報表。

兩個月後，同學們在學情形均好，已獲安定狀態。我抽暇訪問紐澤西州馬毛斯堡的美軍通信兵學校，同學僅有吳燦禎兄一人在該校初級班受訓，相見甚歡。通信是我的本行，目睹該校設備，構造新穎，教具琳琅滿目，使學者觸類旁通，舉一反三，為之欽羨。於是留住通校，該校對我優予禮遇，指派專家領導參觀，詳加講解，費時四星期，將該校之教學方法和器材教具一一領悟，後才返回華府。

押解中將返國受審

返抵華府後不久，接紐約軍事代表團何應欽團長電話說：在參謀大學受訓的一名學員，於是年雙十節該校為我國國慶舉行舞會時，陪伴一位美軍上校軍官太太跳舞，動作粗野，使對方受到侮辱，學校已開除該員學籍，命令我押解該學員回國。同時接到上級指示，在彭寧堡步兵學校受訓的陸軍中將劉縉天，於出國前在國內犯了某案待審，要我一人押解二人，即時起程回國。我報告團長，押解人犯，照理應該兩人起解一人，現在我怎能一人同時押解兩人，惟恐中途貽誤，事先提出報告，請予再核。團長酌情通融，參校上校學員（忘其名）另案處理，步校劉中將仍着我遣送回國。匆忙間，花費幾天工夫，將看顧學員業務，及幾十萬美金留學經費，一一向侯騰武官報告，並將未了事務與經費留交武官處。乃偕同黃宗石兄由華府乘火車去喬治亞州彭寧堡步校，在中途宗石兄因故不願前往，獨自下車，返回華

府。我到步校說明原委，他們特派小型飛機一架，給我與縉天乘坐，由步校機場直飛華府，當晚住宿旅館，信如兄伴我共同照料縉天，一宿無話。翌日搭乘軍機直飛舊金山，晚宿柏克萊軍營，我伴縉天同宿一室。

翌晨拂曉天未大亮時，縉天說要到隔室小解。我靜靜地睜開眼，臥床等待。去後五六分鐘，縉天沒有回室，起身察看，找不到縉天，於是我慌張了，嚇得我二顆心快要從胸膛裏跳出來。想到押解縉天回國是蔣委員長直接給何團長的命令，現在我有君命在身，犯人逃跑了，我將何以對上交代？我有放縱犯人之嫌，又將何以自處？在緊急情況下，拿起床頭的電話，先向營區值星官報告，再向營區司令說明，請他們派員監視中國城各處的入口。假使劉混入了中國城，得到華人朋友的掩護，追捕回來的公算就將渺茫了。我同時撥電話向華府武官處報告，他們雖表同情，但無法助我一臂之力。心跳增劇，血近沸騰，黎明時不辨路徑，無法外出，困居斗室，徬徨失措。此刻電話鈴聲不絕，都是美憲兵服勸官兵問詢劉之面貌、服飾及其特徵，我均一一詳告。據稱營區內外，正在作地毯式的搜捕，出動兵力一連。

上午九時許，據憲兵連長電話報稱：營區外公路旁，坐着一名中國軍官，服裝不整，要我前去察看。我隨吉甫車到達指定地點時，劉縉天兄蜷伏道旁，本來一身整潔的派力斯軍便服，因爬越鐵絲網，衣和褲都被鐵刺扯破了，無法行動，只好俯首就擒；一場意外「大禍」，得到完滿的收場。除向何應欽團長及武官處報備外，美軍借

給我手槍一枝附子彈若干發，並手鐮一副。此後我的左手腕套入手鐮的一端，手鐮的另一環套緊在縵天的右腕上，我倆形影相隨，誰也無法脫離誰，以如此姿態，踏上美軍機，飛越太平洋。

扣住手拷度日如年

當我離開華府時，何敬公應欽交給我一包文件，說明是他來美後，第一次向委員長上的工作報告，千萬不能遺失。美軍機每飛行三四小時，就要降落加油，途中曾在夏威夷、跨吉林、中途島、塞班島、關島及太平洋中各島嶼降落。迨飛抵東京時，我們在設備簡陋座位不舒適的硬板凳上，度過四天三夜。我一手懷抱着何敬公的報告，另一手腕懸掛在縵天的身邊，身歷其境，頓覺度日如年。

在東京停留一晚，翌日飛抵上海龍華機場時，已有治安單位多人在機身前照料，我乃將縵天兄及借來的手槍、子彈與手鐮點交清楚；卸下這個重擔，精神也為之一爽。警備部接待單位招待懇懇，設盛宴，並於當晚請觀平劇名伶梅蘭芳演出的四郎探母，座位是二排正中。我是平劇迷，平生不看電影只看平劇，看梅伶演唱，就祇有這一次，正所謂苦盡甘來，亦云幸矣。

關於劉縵天兄之案情，到達南京後，聽說他在北平接收日偽政權期間，與平劇坤伶言慧珠發生了某種關係，事情鬧開後，言慧珠憤而自殺（幸發覺及時，終於獲救）。事聞於最高當局，乃有押解回國查究之命令。約十個月後，三十六年八月某日，我坐在當塗馬鞍山通信兵學校辦公室

，接到縵天兄撥來的電話，告訴我說：他已被開釋了。頓使我放下一顆沉重的心，祝賀他否去泰來，幸福無量。

乘艦飄洋甘苦備嘗

此次民國三十五年赴美途中，正是炎熱夏季。在南京襄辦留考，接待美軍幾十位顧問，忙裏忙外，為時近兩個月。每日自晨至夕，揮汗如雨，擦汗手帕隨時濕透，頻頻更換，加以頭戴笨重軍帽，不時的脫下又戴上，帽沿與前額也不時的發生磨擦，久而久之，由熱汗浸透了的前額外皮，漸漸的潰爛了，當時既無法休息，也不會請軍醫開方敷藥，到達上海後，為趕船期，又忙着為百零六位同學辦理出國手續，可以說忙上加忙，此時額頭淌下的汗水中帶着鮮血了，幾乎雙目被汗和血水浸潤得無法睜開。

運輸艦啓行後，沐浴着柔和海風，汗既停流，心窩也頓覺涼爽，主官交辦的任務，已接近尾聲，心曠神怡，日與美軍朋友打幾局橋牌。約一星期後，已被汗水毀傷的前額，漸漸長新肉，生新皮，不久就復原了。坐船的滋味，各人感受不同，不暈船的，吃喝玩樂，船上樣樣不缺，生活優越，飄洋過海是種享受；在暈船的人來說，就覺度日如年，苦悶不堪。這批留學同學中有三分之二的有人暈船毛病，上船後在上海碼頭旁吃午餐時，全體到齊共同集合歡笑一起，啓碇不久進入餐廳進食晚餐者，已不到一半；蓋暈船臥床不起，嘔吐者有之，呻吟者亦不少。我乃通知隨船美軍醫官發給暈船鎮靜藥劑，分送每位暈船同學

，藥片發生了效用，漸漸少數人能坐起進食，或每日至少進餐點一次。

十四晝夜未進飲食

在暈船同學中，暈船病無法醫治，不獨餐點、水果不能吃，到口即嘔吐，吃下多少即嘔出多少，連白開水亦不能入口，這樣的同學共有兩位，一位是通信兵的吳燦禎兄，另一位姓名已記不起來了。他們兩位的病情嚴重，乃送入船上病房，拜託醫官和護士照料，我也每天上下午進病房探視。燦禎兄自八月十三日在上海碼頭旁進食一頓午餐後，相隔一十四天迨船在舊金山金門大橋旁碼頭靠岸時，才進食第二頓餐點，雖然兩星期未進食物，賴醫官護士們照料週到，他們的體力和精神都很好。尙記得燦禎兄於下船時所吟的感懷詩最後兩句：

「客裏情懷誰識得，峭寒微雨入加州。」

足以表達當時的苦悶心情。

臺灣產品享譽美國

民國三十五年時，「呢隆」才問世不久，呢隆絲襪是南京上海的搶手貨，女人視為珍品，想購買一雙出重價而不可得。我在華府歸國前，在一家大百貨公司，一次搜購玻璃絲襪逾百雙，既攜帶方便，以之贈送親友，又深為受贈者喝采；每處一雙或兩雙，破費不多，代價卻大。一晃眼三十八年過去了，而物質生活條件之進步大得驚人！國人能奮發創造，國內工商業起飛，現在在

美國各大百貨商場櫥枱，擺滿了臺灣製造的日用百貨；不獨呢隆襪見有來自臺灣的，連服裝鞋件、家用電器、罐頭食品、機車、腳踏車等，都標明是臺灣製造。

過去學生出國留學，原來穿的衣服都要脫下丟棄，另發治裝費到香港或上海請洋裁去治裝，現在已反過來了，不獨可以穿隨身衣服來美，連美國人或住在美國的華僑，對臺灣製的服裝都表示歡迎。中國料理早已聞名於世，在週遭僅一二十哩砂谷區域內，中國餐館如北平館、江浙館、廣東館及湖南四川辣味館，差不多條條街都有，多的不可勝數。臺灣成品，如衣裳和鞋靴帽子、塑膠纖維、機製用具、電子器材等，樣式美觀，經久耐用，而且價格低廉，得到美國人的信賴，市場因此擴大，臺灣源源進口。近來我國對美之出超，年年大幅度增加，這是我政府以三民主義救中國之具體事實表現。假使偌大的大陸，藉充裕的人力資源，無盡蘊藏於地面和地下的豐富物產，也能以三民主義治國之道施行仁政，我祖國早已步入已開發國家之林，進而稱雄世界了。

考察海事教育設施

十四年後之民國四十九年秋，我曾有第二次訪美行程。第一次訪美是以陸軍上校身分，身着戎裝，在美所交往的朋友都是美國軍官；所到的地方，從華府五角大廈美國國防部，到各軍事學校和各兵種的軍事訓練基地，研究的重點，是攻、防、追、退的作戰原則，新式武器的運用，軍事教育訓練的方式；在通信方面，我特別注意新式

器材之使用和保養。我也第一次看到雷達波射向月球，在幾秒又幾分之幾的時間內折回地面。

四十九年八月十三日，接受美國安全分署的邀請，來美參觀訪問為期一年。

當時我已軍職外調，主辦海洋學院前身海軍專科學校，為恐耽誤校政不願在美久留，自己接受為期三個月的行程；而願以其餘九個月的費用，讓給海專一位同仁一同往美見學。結果事與願違，海專當時挑選不出一位適當的朋友與我同行，於是只好犧牲九個月的美款，我單獨於是日搭乘西北公司班機離開松山機場。

在過去十四年中，主辦陸軍通信兵學校近七載，轉任文職，任交通部航政司長兩年，接長海專也足足滿四年。

在這段悠悠歲月中，正是身壯力強，奮發自勵，冀圖對黨國有所報效；以機關學校為家，不分晝與黑夜，操持校務，不敢偷閒，沒有請過一天事病假，也不會離開崗位一天，集中精力，忙於公務，肌肉不曾有一天鬆弛。此次訪美，僅在觀摩，沒有任何負擔和責任，等於美國給我三個月之觀光旅行，心情頓感開朗。

預定行程，計劃參觀五所商船學院、幾所大學及其水產學院，夏威夷州及麻州之水產研究所，華盛頓州的水產廳，幾處港務局及其碼頭裝卸設備、水產罐頭工廠及幾艘商船與漁船。抵美後，一一按計劃實施。我以參觀商船學院為重點，每校停留一週至兩週，均寄住於學院招待所，與師生一同進餐，關於美國各商船學院之教育訓練方法，可效法之處甚多，回校後，擇其能行者，

一一採納實施。

關於考察海事教育之經過和心得，我曾寫過一篇長文予以報導。

軍事管理足可借鏡

美國商船教育之最優點，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商船學院學生，一律接受軍事管理；獨立設立的商船學院是如此，即紐約州立大學內的商船學院學生之管理與訓練，亦採嚴格軍事方式。現在據中央日報海外版報導，行政院已接受專家建議，指定教育部研究改進商船教育，初則曰要將國立海洋學院之航海和輪機兩系停辦，而另起爐灶，花費大批經費，新辦一所航海技術學院。閱完這則新聞，不禁掩紙長嘆！我雖不是海事科班出身，在生命中最有效力的一段生涯，主管全國航政及海事最高學府超過二十一年，近朱者赤，耳濡目染，加以多方惡補，勤加學習，對於航政和海事，自問走在時代尖端。想到在海院停辦航、輪二系，一紙訓令即可達到目的，將開辦已達三十載的基礎，毀於一旦，試問新的技術學院又將如何辦理？由何人來主辦？既有新的辦學方法和新的航海教育專家，來主持新成立的技院，曷若保留已有三十年歷史的航、輪二系，而以一紙命令將海洋學院人事加以調整，而發表演想中的專家去開展抱負，實施革新大加改造？這將是改革航海教育而易舉的步驟。

有鑑於此，乃函陳前教育部朱部長滙森先生請予考慮。後據傳聞教育部對撤銷海院航、輪兩系之前議，不予採納；建議在海院成立二年制航

、輪技術兩系，招收海事專科畢業生入學深造。此議我表贊成，使海專學生有升學機會。

我主辦海專及海院的時候，有一件事——航海、輪機兩系學生實施軍事管理，未能貫徹，有違我的抱負，也自覺深深地愧對黨國。美國商船畢業生之樂於上商船服務，得力於在校時之嚴格軍事管理與訓練；他們自認是海軍預備兵員，願意冒險去乘長風破萬里浪，進而能有機會為海外海陸空軍運輸裝備和糧食，來為其祖國盡忠。我們也應該培育我國的甲種海員，有旺盛的冒險精神，也自認是國軍的第四兵種；惟有對航海和輪機兩系在校學生實施嚴格軍事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才能達到目的，這是我對改進商船教育第一點意見。

第四軍種學校待遇

古語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育當局時時喊：「充實設備」，也不時以學校教育設備之優劣，來評鑑學校之辦學成績。海事教育之最高學府是國立海洋學院，航海、輪機和漁業三系學生之實習工具是一艘實習船。可是三十年後之今日，政府尚未為海院建造一艘實習船，來解決學生之實習問題；也迄未見有一位大員起予倡議要解決這個重要問題。更那裏想得到學校（院）主管為學生之上船實習問題傷透腦筋，年年奔走呼籲，向交通長官請求、航業單位拜託，再向航商卑躬屈膝求憐之苦咧！

現在，我以衰老之年，遠留異國，對政府有個請求，趕快將擬議中成立航海技術學院的偉大

經費，撥來建造一艘五千噸級的實習海輪，解決學生實習問題，使學生有機會輪流住宿船上，過慣海洋生活，勤習船藝，熟練操舟。看看鄰邦如日、韓等地之海事學府，在設校之同時，即擁有一艘設備完善之實習海輪；這點是我對改進商船教育的第二個意見。

前面說到，美國政府視其商船學院為第四軍種的學校。美中央政府建立了陸軍、海軍和空軍軍官學校之外，還有一所中央政府建立的學校，即是紐約長島皇點商船學院；全美三千多所大學院校中，除以上四校是國立外，其他都是州立或私立的，原因是以上四校畢業生都將是國家的戰鬪員，為國防所需要的。因此，美政府對商船學院有種種幫助，每校備有一艘萬噸級的豪華客輪，也有貨艙和備貨設備，這是實習船；這種船是美國政府商船管理局撥讓給各校使用的，船上維持和保養等費也都由政府負責撥款。一九六〇年時，各校在學學生的伙食費，全由政府津貼，當時每月膳費美金五十元，學生均年獲政府公費六百美元。有鑑於此，我建議政府，對於公立的大專海事院校航海（駕駛）及輪機兩系科學生，宜比照師範大專學生，予以公費待遇，使有志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的家境清寒的多數青年，也有機會進入海事院校；同時接受官費待遇之學生，在畢業後，也有義務投入商船隊伍服務。這是我對改進商船教育的第三點意見。

切望改進海洋教制

大學聯合招生考試制度實施以來，已近三十

年之久，事關各家子弟之前程，效果影響甚大，所以議論紛紜，有口戰，也有筆戰；教育當局也年年開會議論，力求改進。結果大多數認為其優點多，缺點較少，因之延緩舉行聯考，迄無停止跡象。

關於海事教育方面之三系科，航海、輪機及漁業（漁撈）等，卻受到聯考的惡劣影響極為顯著。於聯考報名時，一部分學業稍遜，自己覺得錄取的機會渺茫時，將甲組報名單上所有一百三十多個學系，全部填上，既未獲家長同意，也不問自己的喜惡和志願，到發榜時被錄取入航、輪或漁業各系科，為著家長之堅決反對，或為着自身之不耐海上生活，放榜後部分學生來校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手續，開學後再有部分向校辦理休學手續，最後班上學生人數，每年僅有百分之七十而已。以後也常有家長陪着學生到註冊組提出退學及轉學之請求，或則在校讀畢一年後，再紛紛請求轉系。各該系一二年級部分學生心情煩悶，動盪不安，對於課業影響甚大。

培育有志航海青年

猶憶我長校時共參加一十八次聯考，十八次放榜時，在錄取的新生名單中，只有一名學生在聯考報名表上僅填三個志願（也只有三個志願），第一志願為海事專科駕駛科（後改為航海系），第二志願為海專輪機科，第三是海專漁撈科（後改為漁業系）。這位同學可算是有志於航海的青年，他的名字叫劉宗武，陝西人，他的父親是劉恩蔭兄，與我在陸軍官校六期同學；宗武賢棣

於民國四十六年秋以其第一志願考入海軍專校駕駛科，他畢業後，果然在商船公司連續服務，迄今已近二十三年了，現在他仍在美西西雅圖一家航業公司工作。我既欣賞他的志趣堅定，更欽佩他

的樂業精神。因此，我不主張航海、輪機及漁業三系科參加聯合招生，以免沒有興趣從事海運的學生混進上列三系科。亦即是說航、輪、漁三系科今後招收新生時，不參加聯招，應由海事院校

各自組織招生會，單獨招生；庶能錄取有志於海洋事業的青年，像劉宗武君者走進海事校院，這是我對改進商船教育的第四點意見。

(未完待續)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闕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廣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